

廣漢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广汉县委员会编

1982年11月

序 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身四化建设，千帆竞发，万木争荣！政协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得以恢复、巩固和发展。文史资料的编写是政协工作重要的一环。我会同志在上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文史资料》第三集整理、编辑工作。

本集刊登的文章，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经过十年动乱，尚能完整保存原稿，殊属不易，这要感谢党的关怀！

本集共收回忆文章八篇，主要内容是解放前政治、军事、社会等的部分资料。有的是作者亲身经历；有的是耳闻目见，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基本上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于我们眼前。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云：“所贵乎史者，述以往以为来者师也”。当我们认识过去，而对现实，展望未来时，从中可得到一些启迪，使我们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化的信心，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勇气。

我们力图把编写工作做好，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诚恳地接受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广汉政协文史资料编写组

一九八二·七

目 录

序言

- 我对广汉县医师公会的回忆……………李占权 (1)
- 广汉张氏同宗群治分会始末……………张会鑫 (12)
- 我在国民党军令部十二科工作前前后后的
 见闻……………张继寅 (29)
- 国民党新一军在东北黑山被歼的点滴回忆……………周先俊 (42)
- 我在国民党财政部湖北省缉私处老河口查
 缉所的见闻……………张学渊 (52)
- 我亲身见闻的国民党兵站系统的腐败情形……………李育仁 (67)
- 我参加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回忆……………麦相成 (76)
- 我对广汉各级地方自治人员选举的回忆……………沈 晖 (80)
- 对《七十二军宜宾起义纪实》的补遗……………张继寅 (96)

我对广汉县医师公会的回忆

李占权

一、筹备的经过

我县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仅有一个医师公会。它是由在县的中医所组织的。按照规定，“医师公会”应由西医师组织之，中医只能组成“中医公会”，以便有所区别。一九四六年秋，苏济川医师（本县人，西医，当时开业于下西街）和胡伯瑜医师（本县人，西医，自设诊所于东街），因为与我是同业关系，常相过从，有时约在茶馆闲谈。一次，苏济川提到县府社会科有人（忘记名字）委托筹组医师公会。已约胡并拟约我共同筹备。又说这是地方上的法团之一，将来还可以参加县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当时，我任职于县卫生院和广中校，并且私人事务繁冗，初无意于此。后来看到筹备工作，主要是苏、胡负责，既无一定形式，又不定期开会，只不过偶尔坐坐茶馆，随便谈谈而已，也就同意和他们共同筹备。就我们三个筹备员间的情况来说，苏是想以后当头头，名利双收。但经济力量有限而精神又不支，很希望有人为他出力垫钱，我即其意想中人之一。胡则遇事懒散，只想坐收渔人之利，兼之他平时自奉较丰，待人较薄。如果他去邀约别人入会，别人不一定同意。我呢，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还在打算如何奠定一点经济基础，因而精力集中在经营“体

仁药房”的生意上。对这样空虚而耗钱的玩意儿，不甚感兴趣，只是对苏、胡友谊难却而已。由于胡不能供苏利用，苏、胡二人就有了矛盾。这在平时的言行上时起龃龉，就不难看出他二人的不协调，我对苏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而他又把我作为出力垫钱的对象，自然就形成了，有时好，有时不好，即“离不得、见不得”的局面。

当我们分头邀约朋友入会时，县里的二、三知名之士认为筹备人的声望不高不屑参加，免降低声誉，在我们再三劝邀，盛意难却的情况下，只愿作一个赞助会员或名誉会员，聊以壮壮场面。这样，为了要凑集法定人数（太约二、三十人），就只好求诸其次。凡是在本县行西医者，不管其学识经验如何，无论直接或间接知道的人，都可介绍入会，并可先行代为提名参加，以后与本人见而时，再行说明原委。好在筹备期间的入会手续简便，又不必先缴纳会费，这对他们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筹备了一段时期，由苏济川拟好简章，缮好名册，向上呈报，筹备工作即告完成，定期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理监事。现在回忆起来，真也好笑，究竟当时的筹备员有若干人？是哪些？指导筹备工作进行的是谁？我都搞不清楚，也算当了一回挂名筹备员。

二、理监事会的组成和我怎样当了理事长

经过大家的拉拢和介绍，几个月的筹备时间，会员发展到四十人。在这时候苏济川作了一番筹划，认为在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已作好安排，确有把握，不会发生意外。遂决定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借国民党县党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那天，城乡西医大部分都到了，届时由县府派社会科科长邓传

治亲临指导并监选。开会前约半小时，邓把我喊在一边问我：“你们预定的理事长人选怎样？”，我当时感觉茫然。因为我初无意于此，当然未参预苏、胡等的事先安排，所以只好推说，要问苏、胡才知道。邓即又将苏、胡二人约去当面询问。苏见邓先在一边和我谈话后，才约他们去问，神经过敏地误以为邓已有成见，要选我为理事长。为了敷衍邓，苏略加考虑后，即对邓表示（以手指我），就选他为理事长嘛！邓口头上未置可否，而面部的表情甚为默许。开会时间到了，由苏出面主持，济济一堂，也还象个成立会的样式。宣布“广汉县医师公会”正式成立后，即进行公会理监事的选举。众目睽睽，大家都以为今天的选举一听苏的安排，投票结果，苏、胡、李三人得票最多，当选为常务理事。因理事长由理事互选，遂再由我们三人票选理事长。我选苏，而苏、胡二人彼此都不愿互选，苏表示履行对邓的诺言，总以为胡不需要敷衍邓，会选他。哪知苏、胡之间早有矛盾！苏竟选了李。这样我算是拣了一个落地桃子。虽以后签发会员证书，还是我们三人联署，但苏费了一番心机，而没当上理事长，极端不痛快，胡到无所谓，我发现这种情况，曾向邓传治谈应让苏作理事长。邓说，当众选出，又非儿戏，大家不要开玩笑。苏虽想当，但既经选定，如私相授受，于法也不合，只好推却。邓劝我暂居此席，将来分些实惠给他，也未尝不可。（果然，后来产生的一切困难，均由此开端）。同时选出常务监事李伯渊。理监事会算是勉强组成。阵营既是这样不整齐；可想而知，内部意见是不会一致的。对我来说，正如当时有人向我说，你当上了医师公会的理事长，给你贺喜。这是我参加县政治活动的开始。现在回忆起来，毋

宁说是“吃了欺头肚子痛”，一台丑戏正开场。

三、办理义诊

医师公会既经成立，鉴于中医公会每年办理义诊，博得声誉。我们为了敷衍面子，沽名钓誉，也即仿效筹办义诊。经费的来源，一方面向县府请求拨公款一部份，作为补助；另一方面就靠募捐。如果公会里的人不首先倡导，而只向外募捐是比较困难的。但公会里的人，如真的要捐助，大家就只有看我的号。因环境的逼迫第二年度义诊时，我就当上了一个最大的当时所谓“大善士”，捐输了一笔巨款。我为什么会被迫当上这个所谓最大的一个“大善士”呢？因为一九四七年广汉县参议会改选，我想竞选参议员。当杨子俊来作说客的时候，为了试探本会内有无其他人士参加县参议员竞选，曾往晤苏济川等人，交换意见，并提出我拟参加竞选。后来统一了意见，本会只由我作候选人。但以义诊募捐困难，由苏提议，要我捐黄谷二十石作义诊，以为交换条件。我认为只要能尽量排除障碍，使竞选能顺利进行，如果获选的话，则二十石黄谷是区区小事，以后轻易地就捞回来了。所以当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认捐，（此项谷价，约折合大洋二百元）其款，初在本会存款内挪用，以后由我陆续借款还清。

办理义诊的具体情况是：每年夏末秋初，都办一次，每次为时两月，每十天诊病三天，与中医公会义诊日期错开。义诊人员，由公会聘请学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医师担任各科主治医师（实则苏、胡二人极少来会应诊）。药品来源则是专人负责采购，家俱什物，则向会员借用，并赁福建会馆

后房作义诊所地址。一九四八年八月开诊后，因系送诊送药，无论晴雨，每天来就诊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三、四百人。每年就诊病人，约七千至八千人次，消耗的药量相当大。我们的义诊，对当时的县卫生院的业务很有影响。次年义诊由于种种原因，各科医师不够，我遂转向驻军谢无圻师长的师部军医处长熊庆渊（与我同学）洽商，借来军医数人，加上本会医师，仍然显得人才济济，办起事来更见顺利。

义诊所购的药品，绝大部份是在体仁药房。基于人事和急需等等关系，只要需要，顷刻即至，众人认为很方便，而我因体仁药房的生意好，也有利可图。两年义诊的结果，虽捐了一笔巨款和费了不少的神，但人出了名，生意也赚了钱，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名利双收。其余的人，也有些借募捐机会，不退还募捐册强调捐款尚未收齐，以捐款作周转，去做生意或放利，更有将义诊所药品移作别用为私谋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家心照不宣。也有些医师无法沾染，而在一边，怪活层出，我对他们略加敷衍，也就无事。其中也有一二对我别有用心的人多方为难，很难妥协，毕竟这是少数。我以理事长的地位，也就听之任之。

我们之所以要办义诊，前面已略为谈过，表面上是中医开办在前，我们不甘落后，以免相形见绌，好表现公会的义举，骨子里，一则为个人业务开辟病人的来源；二则医师公会也能在政治午台上受人重视，好出一点名气，使地方上的官吏和封建势力把我看得上眼，希望大家能搞钱的机会下挤得上号，同跻佳境；三则借此可给一部份开业医师建立和提高一点信仰，使他们感激而趋附于我。一举数得，又何乐

而不为呢？所以我当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此。总的说来，当时广汉医师公会在“人人为我”的旧社会中，当然不会有好多人能真心诚意地关怀病员疾苦。筹办义诊的目的，凭良心说是各有企图，只不过是用它来装点门面，欺骗群众而已。

四、关于旧社会广汉县参议员的竞选活动和中医公会的一场纠纷

广汉县县参议会的选举，曾（廷元）、陈（斯孝）、侯（少煊）三派的操纵下，要想不受这三派的控制而独树一帜是不会成功的。这三派在本县各有其代理人，如曾廷元的陈守清、王缉光；陈斯孝的刘继陶；侯少煊的黄朝栋等等。这三派为了竞选，除对广汉辖区内的乡镇，各在其一定的势力范围内布置党羽，互相争夺区域选举的参议员外，并在县的职业团体的参议员选举中，也展开了剧烈的争斗。因而，争夺在白热化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人命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在广汉，一直是中学教师，县卫生院医师，接触面较大，地方上当时所谓的一些风云人物大都认识，或系同学。一九四七年春季，当广汉县参议会决定改选的时候，县上杨子俊（广中同学，原任临时参议会付议长，和我邻居，经常见面，是刘继陶的助手），为刘继陶作说客（刘的父亲刘古愚，与我父亲同在县中教过书，我和刘系世交），劝我参加竞选活动，并激励我说：“如果你的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在人力物力方面协助你”。显然这是拉票活动。在此以前，我一直是以所谓清高的姿态不站在地方派系中的任何一方来对待一切。杨的用心是企图由此要把我纳入他们的掌握之中。我的想法是：历属的自由职业界所产生的县参议员都是唐爱之

（自由职业界只有一名）。明知是黄朝栋一边的（也即是侯少煊派）。黄与我也广中同学，平时相处也相宜。这样，两边我都有关系。再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唐占绝对优势，我又何苦大冒风险与之相争，但又看到选举参议员的机会既已到来，而杨又来劝说，所以我思想上也有所波动，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后来杨子俊又连续来劝说，甚至代为筹谋，认为十拿九稳，决不有误。这时我感觉本会内部不协调，如当上参议员，外可过问政治，内可压服矛盾，也就想来干一番。我对杨子俊表示说：“我可以自己去干，暂不接受你们的助力，将来如果获选，决不忘你们的盛意”。我的想法是，只要不投靠任何一派，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应付本会内部，（因为内部的人，有向刘的、有向黄的）再则如果当选，这是我自己打出来的局面，不受哪一派的限制。在举脚轻重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权术挟制他们，大讲价钱，妙用就大了。果然不几天，黄朝栋也亲来我家，态度诚意地说：“我们已作好安排，唐爱之决定放弃，望你好自为之，希望合作……。”我明知他是来拉我，也说些不即不离的话，和他周旋。但是，听到他说爱之放弃的话，这使我特别兴奋，我的看法是只要唐爱之放弃，中医公会那边就难找出适当人选，而在医师公会（即西医公会）这边，我又是理事长，在自由职业团体的选举中，舍我其谁。从此，放手干下去。哪知正在全县开展竞选时，本会的易伯育申请参加竞选，中医公会也出现了一个素非医生的叶佩琳出来竞选。当时我还认为他们都是配角不在意下。接着由于局势逐渐发展，才知道其中的曲折复杂的情况。原因是刘继陶认为我不可能是他所能掌握的人，就另外物色叶佩琳出来竞选，（当时的中医公会理事长

叶海珊是佩琳之兄，骗称佩琳愿拿出黄谷二十石办公会议诊，事后未兑现），同时医师公会里的一些比较有号召力的人利用我要参加竞选的机会，要挟我向义诊所捐黄谷二十石，才无异言（情况前已谈过）。这时我已势成骑虎，只好出谷二十石，先巩固自己医师公会的阵营。再来看中医公会方面唐爱之、叶佩琳等的变化。在初选中，唐爱之、叶佩琳都当了中医的三人代表之一。我看到唐、叶当选，认为唐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但又想到黄朝栋曾亲密地向我说：“好好掌握你的三票，（当时是由两公会各初选三个代表出席，再由代表选出县参议员）唐爱之决不卖朋友，我已同他谈好，你放心……。”黄的言下之意，我们已是一家人，特别为我从中干旋的样子。所以我就未同唐爱之通声气，放心他不会和我竞选。至于叶佩琳，我认为他本身既不是医生，而唐又经黄事先谈好，当然不会选叶，我的参议员可以顺利选出。哪知，第一、二次票选的结果，是我和叶双方各得三票，算是势均力敌。监票员杜先文（县府派的）约我与叶佩琳交换意见。叶说：“你老弟能让我一步，我愿出黄谷拾石。”（当时法币贬值，一般交易，大都以黄谷作媒介）并要我认清目标（意指他是刘继陶派）。我当时拒绝他说：“你读广中校，我的父亲作过你的教师。后来我读广中校，你又是我的老师，此种友谊，我该退避三舍。但是，今天我代表广汉的医师公会，并且我是真正有学历的医师。你又不曾行医，全县皆知，既然要叫我认清目标，你就应该让我！你的黄谷使到我面前来，我不敢当！”最后才改用拈阄来决定，在叶佩琳的巧妙运用下，他当选了，我当了候补。为什么说叶巧妙运用呢？因为他喊了一个既不是选举人，又不是监选

人的易锡卿来办理拈阄事务，他假借早约定暗号，做好先拈、后拈和当选、不当选的石砣。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遂未反对易无权来插手，就当了大傻瓜。我在选举失败后，对于各方面来说，杨子俊、唐爱之有难言之隐，黄朝栋是徒劳无益，刘继陶是阴险可憎。

由于叶佩琳的当选，本会内部别有用心的人，曾经申请过参加竞选的理事易伯育等在外大肆信口雌黄。说我与叶佩琳有所勾结，得了叶的贿赂，出卖了本会利益，企图借此推翻我的理事长职务，并声称要使我身败名裂，无法在广汉立脚。我知道后为了表明心迹，遂准备提出选举诉讼。（当时在本会内部，大约有三类人物，即1.属于我的朋友，2.袖手旁观或冷嘲热讽者，3.更进而推波助澜者）。

我自己除托人向各方面说明真象外，并向广汉的地方法院提出选举诉讼。黄朝栋表示对这选举诉讼的关心，不仅向我推荐他们延聘的常年法律顾问余勋元代我办理诉讼外，并曾间接地关照法院院长及推事张克敏，希望他们秉公处理。揣测黄的用意是，一方面要表示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弱，可以使法院重视此案，不能草率从事；另一方面如把叶佩琳的参议员推翻，也就是对于刘继陶派的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法院由于刘派人物的幕后活动和叶佩琳使用贿赂的缘故。结果，裁定书说：“……幸而拈中，尔何如之，不幸不中”。竟不管我提出的理由：一是叶佩琳不是医生，二是易锡卿是局外人，不能来包办拈阄工作。而只说拈阄的幸与不幸，把我的诉讼驳回。这样我失败了，叶佩琳合法当选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份，我忽然接到法院关于选举诉讼的通知，主语是：“已闭之言词，辩论在开之”。原来在法院裁定后，叶

佩琳当选，我作候补。我因淘神、用钱、忧气感到土政局去挤一席，没有我的罕仗，也就没有去管它了。而黄派却叫律师余勋元提起上诉。法院采用拖延舞弊手段，使县参议员把议长选定后，事隔一年之久，才来再开辩论庭，使两方都能搁平，自身也具手续，脱得了手。这个消息传出，睽违已久的杨子俊，次日即来给我道喜，并说：“去年彼此都为朋友帮忙（意指他替刘继陶干旋），其中不免有些误会，现在继陶已经当选，误会亦应冰消，你的委曲‘亦应吐气’！叶佩琳愿让出此席。言归于好。在法院过一庭，你即正式据补，但此后仍然希望合作”。（毋宁说他们的目的已达，现在来做点空头人情，好拉以后的关系）。后数日，我将通知一事同苏济川等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苏等也不作具体表示，我也只好一笑置之，旋刘继陶来和我见面，专谈此事。我向刘表示，事过境迁，我已无兴趣作参议员，只要叶佩琳出面请客专约中西两医师公会的有关人物，并请他也必须参加，将此事当众说明，以释群疑。我当众表示，决不补此一缺，让叶佩琳继续当下去。刘表示照办。不久，叶佩琳于广智书局内举行宴会。叶佩琳说明过去种种误会，讹传，并表歉意。我也说明真象并表示态度。可谓杯酒释疑，此后，大家也不再说吊话了。

一九四九年夏季，医师公会理事长任期届满，例行政组。由于选举的影响，我的精神和经济，受到的损失很大，体仁药房几乎倒闭，为了要撙节我已损失的经济，我必须继续占据理事长的地位，以后才有办法。因此事先商得熊庆渊的同意，借来医护官兵三十余人，表面壮大医师公会的场面，实际增强我的选票，在选举时，连同本会我的基本选票

（即以前说的“属于我的朋友”），很顺利地得到预期效果，这样，我算是蝉联下去。

五、结 束 语

广汉的医师公会和中医公会的会员之间，本来无隔核。自从开始选举竞争以后，由于中医公会的沈千里（原名叫叶海珊）为他的弟弟叶佩琳（根本不是医生）营谋医卫界和县参议员，用金钱和油大来联络，收买，惹起了相互间的猜疑。有些人又在其中兴风助浪，遂逐渐形成壁垒，互相讽刺嫉妒，甚至发展为“卖灰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状态。好在不久，中医公会改组，陈备轩医师当选为中医公会理事长。我为了谋求消除两公会之间的不调和，亲自参加了他们的改选仪式，并致代电祝贺，这在调和两公会之间的气氛，不无小补。直至解放，彼此之间，很少发生闲言。一九五〇年初夏，黄尧铭（解放后，人民政府派住县卫生院的付院长）同我研究，拟由医师公会派一人，前往绵阳专区卫生科开会。当时我仍在卫生院作医师故不需我去。召开了一个临时会，决定由易伯育代表公会出席专区的卫生工作会议。以后由易伯育筹备改组医师公会，更名为“广汉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包括中西医及护理，药剂等人员）。现在，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遵循党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互相学习、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提，为人民服务。这是多么光荣重大的工作！回想解放前只是占在个人主义立场，争名夺利，互相攻击，这是何等的丑恶？

本文因是回忆极不全面，遗漏殊多，甚盼有关人士，加以修正，俾能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史料，以供参考幸甚。

“广汉张氏同宗群治分会”始末

张 会 鑫

引 言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在这“族权”的封建意识下，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但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并未根本变质。因而这个家族宗族的封建意识，还在社会一般人中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其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四年间，也充分暴露出来了；就利用宗族关系，来直接间接拉关系，增强自己的力量，好达到他们各种各样的目的。以广汉说，利用张姓这个宗族关系更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从人数说广汉姓张的人本来就多，并早就有相当的组织基础。如只福建张这一宗派在城内就有三个祠堂，即：小北街的“溪南祠、正东街的“透龙祠”、正西街的“孝友祠”。溪南祠在这三个祠堂中更为富有，拥有田地产两千多亩，并有较多的房产。其次如湖广在城内小北街的“百忍”（支祠总祠在北外斑竹园）在塘沽路的“夫子祠”（在米市街文昌宫侧面）。广东张在当铺街的“七贤祠”（总祠名长乐祠在高骈镇地面的土城）等等，也各拥有或多或少的田房产等

财产。每个祠堂既拥有田房产，豪霸的、富有的就占据“首事”职位统管族人，作威作福并大肆贪污歛钱，贫困的原因每年的“清明”、“冬至”和年终要在祠堂领年节费，读书的要领奖学金。因此都不愿脱离祠堂这个从封建组织，在清朝二百多年当中全县组织科名最高的只有一个翰林院庶吉士，即姓张的张祥龄。他曾出任陕西省的怀远、沔县、褒城大荔等县知县，并著有《六箴块林漫录》、《受经堂诗文集》刊行于世。县人中以著述书法政声闻名于外者，在有清一代也首推张姓中的张怀泗。他出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著有《抱经堂今古文集》、《读书蠡测》、《榴榆山馆稿钞》、《神游纪略》、《安西闻所闻》等诗文集，并纂修汉州志。他书法苏灵芝，笔力遒劲。他的两个弟弟张怀浦、张怀浩也有科名和文学。当时主讲锦江书院的翰林杨蓉裳，曾为眉山有三苏，广汉有三张。他的叔父张邦仲是名举人。邦仲的两个儿子怀渭、怀询也是举人；另个儿子怀湛是优贡生（李调元的女婿），县人誉为“三凤齐飞”。又从封建地主的声望说，在湖广张的一家人中就先后有张鸿通、张鸿道弟兄独资重修了姚尊桥。县人给它更名为“通道桥”；张迪和、张迪顺弟兄独资重修了白鱼桥，县人给它更名为和顺顺桥；张品三的先辈独资修建了永德桥，品三重修纪念先辈改为先德桥（县人以该桥系楼房桥的形式，通称花桥）。因此，“张善人”的声名传遍遐迩。再以地主的富有说：张朝澄一房就拥有田地七千多亩，并在城内拥有多数的街房和院子。后人张慧伯、张桐阁并捐官道台，在花市街的公馆大门悬挂“大夫第”的大匾。县人称弟是首富。县中大小官吏都来常和他家往来。我国社会本身就是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而

张姓在满清皇朝时代又有上述的一些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突出的地方。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满清这个封建社会中就形成了主族。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利用封建社会中的帮会组织力量收到很大的效果。封建社会中的宗族关系，在辛亥后不可能自行消灭，只不过是不能象以前可以任意行使族权罢了。但是宗族的观念始终存在着。因此广汉张氏同宗群治分会（以下简称同宗会）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民国初期，一些姓张的族人的组织。他们相互利用，突出的是有政治地位的要，巩固和壮大他的力量；没政治地位的想投靠权贵，这样冒出头来骑在人民头上，地主们想保身保家安然剥削，才好从而各自满足自己私利的活动。我们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水有源头树有根。广汉既是分会，事从根起，我谨首先用比较多的篇幅从四川省支会说起。

一、省支会的一瞥

（一）省支会的成立

合川的张森楷（号式乡），前清亚元王任秋弟子，有文名著有《革一史评注》等。1911年（即辛亥年）在成都府中学堂教史学，成都省諮议局局长蒲殿俊等倡导川人反对川汉铁路国有，成立保路同志会，他积极参加，曾被推为清算川汉铁路公司账疑的代表。后第三次股东大会选他充任川路总公司总理，成了当时成都的有名人物。江津张泰阶（号星平）前清举人，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与钟耘纺是江津廪生，著有《振振堂集》，在重庆等处筹组地方党派反对